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58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表亲

□南京 吴晓平

这年头,不论男女老少,微信上习惯都称呼“亲”。“叮”的一声,老婆手机响了:亲,你来医务室吗?老婆说:一定是陈医生催结账了,你不是要拿药吗,正好去一趟。

我们小区有个医务室,是我们这些老人隔三差五的聚集地,量血压、拿药。社区医院派来的陈医生是全科医生,什么病都能治,关键是她脾气好,老头儿老太太的唠叨她能笑眯眯地听下去。果然,一进门就见她身边围满了人,就听她挤在中间抱怨:我都快忙死了。老头儿老太太便在一边奚落:你忙什么忙?成天趴在电脑上都没工夫回我们一句话,你就是瞎忙!陈医生头也不抬地说:我趴在电脑上眼睛都瞅瞎了,你们也不领情。上次电话调查问你们有没有家庭医生,居然有人说不晓得,唉……

现在是数字化中国,上级要求城市家庭医生的达标率,像我们小区有医务室的,陈医生就算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了,规定每周每月上门几次云云,上级还随时随机抽查。我说:我们小区两千多户人家,七八千号人,你这个“家庭医生”哪里跑过来?陈医生苦着脸说:是的,平日常里我一个打躬作揖关照,如有电话查询,务必上天言好话,下界保平安,可还是有些老人家不明白,说什么家庭医生,他听都没听说过,也请不起!于是我就被扣奖金了。

陈医生当天不忙家庭医生了,好像在忙一张家庭健康表。只见她一边给一位老丈量血压一边问:你爸爸到底什么病去世的?脱了半截袖子的老头儿抖呵呵地说:我爸都走了十几年了,我哪里记得他是什么病?旁边一个老太太插嘴说:刚才她还问我妈有没有高血压,我一岁妈就去世了,我到哪里去知道她血压高不高?再说那年头我们穷人哪里懂血压血糖啊!陈医生给怼得一脸苦笑,团团作揖说:各位不要不耐烦,去年已经填过表了,这次又来了个什么

生活杂谈

## 石头记

□南京 吴其盛

收藏之风盛行,省地矿局办了份有关石头收藏的《石典》杂志。连续几年下来,我数了数自己刊发的赏石散文诗作品,居然已有七十多条。写石自然迷石,在设立自己的QQ平台时,我在“个性签名”处毫不犹豫地选取了写石作品中的一句话:“获悉山岩深度的情感……”

有爱石者读到我那篇赏石文章,猜想这人一定是个藏石大家,便主动联系,想一睹我手头的精美藏石,我报以苦笑,答:“实不相瞒,我只有一种藏石,它藏得极深,不借助仪器是看不到的……”

我说的,就是令自己苦不堪言的“结石”。

那次上班午休后,我突然间感到腰部莫名的酸痛,接着便引发一阵阵呕吐,痛苦难耐中,同事将我送进医院,检查结果:肾结石!

写了那么多的精美藏石,自己也很想找机会藏那么一两块,结果竟误打误撞将其“藏”到自己的身体里了!

打针止痛,挂水消炎……一番消防灭火式的操作后,总算解除了我的痛苦。医生告知:你这“藏石”最大直径已达0.8厘米,一般0.6厘米以上的结石是很难自行排出的,故建议你手术治疗,否则发作起来还是受不了。我犹豫了很长时间,最终还是接受了体外碎石的治疗方案。

上了手术台,我感觉自己成了建筑工地上的

鸡毛蒜皮

## 花香拦路

□湖南长沙 王芝

那日,我怀揣满腹俗事,跟在女儿身后,爬着这座不知被我们踏过多少遍的小山。突然,女儿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?”我差点撞上女儿。

“你闻到了吗?”女儿眼里漾着惊喜。

我眉头紧锁,一周来好几次的地方,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

女儿翕动着鼻翼,连做了五六个“闻”的动作,笃定道:“妈妈,有花香!”说罢,寻宝般找了起来。

我无奈地在原地站定,忽然见女儿飞扑到一棵满是黄叶的树前,向我急急挥手:“妈妈,快来!黄色的花,好香!”

我叹了口气,朝女儿的方向走去。从极淡到淡淡、从淡淡到微浓、从微浓到极浓,竟真有花香!竟真的寻到了花!细细的黄色花儿开得很密,一朵挨着一朵,挤成了一串,黄灿灿地吐向冬日的晴空,是那样热闹,又是那样安静,悄悄躲在繁茂的黄叶下,不声不响。我怔住了,难道是蜡梅?

微情一刻

专家,非要重新填,要填清每个人的工作单位、父母子女状况……请各位配合配合可好?一抬头看见我,说:吴老师,你来了正好,你家那位去年住院,是什么病开的刀啊?

我说:你不提这茬还好,你一提我就来气。去年我家老婆什么病都没有,就是响应你的号召体检,去做一次肠胃镜,结果发现肠子上有息肉肉。肠镜发现息肉顺手夹了就是,医生非说达到1厘米了,要求住院切割。住院就住院呢,赶上疫情,为了防止感染,老婆在走廊睡了三天。我看那个穿堂风实在太冷,想问能不能早点儿回家,就进了医生办公室,问:谁是管床医生?只见医生一个个趴在电脑上,忙得头都不抬。我一下火了,顶调一声高叫:管床的医生呢?电脑前一圈脑袋全转过来了,一个个瞪大眼睛。病区主任认出我来,搓着手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:哎哟,吴老师啊,什么事?我说我没得事,病人有事,住在你这块好几天了,天天帽子不见帽影子!主任说,哎呀呀你不是看见了吗?医生们都很忙!我说我看见了,是很忙,一个个管床医生成天趴在电脑上……

陈医生听了哈哈大笑,说:说心里话,我们这些医生也冤枉,各路上级索要各种表格,我们成天加班都忙不过来!我说我晓得,昨晚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也说了,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个眼,现在基层干部成天忙于各种表格,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,根本没时间去深入基层,老百姓戏称他们是“表哥表姐”——你说我该称你表妹还是表医呢?陈医生说:随你,反正现在同志不喊了,老板和小姐也不时髦了,全社会都是亲——表上亲就行了!

呵呵,搞了二年半,人与人居然成了表亲。挥手作别,悻悻出门,走多远才想起来,我的药忘记拿了……

大水泥块,任由操作工移动破解机在身上好一阵“突突”,然后回去一次次痛苦地带血排尿,等待碎石排出。结果碎了的石头没等到,好不容易排出的,居然是0.8厘米的原装“藏石”。

不管怎样,总算见到了令自己心心念念的藏品真容,虽然它一点儿都不漂亮,就像一枚裹着粗砂粒的水泥块。

本以为从此和藏错的石头做了了断,谁知七八年后突然又尿血,借助彩超的火眼金睛一瞧,左右两肾各有一处白色光影,又是石头!左边小的还好,右边大的已经脱落,堵在尿道管口处。

医生告诉我,右肾这石头直径已达1.3厘米,需要用专门的器械经尿管抵达现场,激光粉碎后再将其取出。

没办法,在全麻状态下,我又躺到手术台上,这次睡了个久违的安稳觉……醒来后如愿见到了体内那被击碎的“巨石”——还是那种水泥裹砂式的讨厌样。

为了排尽肾脏内残留的碎石,术后医生在我的尿道安放了一根长长的导尿管,三星期后才去医院拔除,其间又持续尿血一个多月。在满眼的血色中,想到左肾内仍日盘伏的那颗“定时炸弹”,我无奈感叹:好石头想要不得,坏石头不求反有,人生啊……

地记得,当年为了亲眼瞧一瞧蜡梅,跟在母亲身后迎着寒风走了两里地;我仍清楚地记得,蜡梅开时,先花后叶,花与叶不相见,花开之时枝干枯瘦,故又名干枝梅。可是,眼前这蜡梅花都开得无一空枝了,叶子为何这般茂盛?

想到这里,我不觉失笑,蜡梅不过是童心未泯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,反倒我自己,被繁杂的焦虑困围、日常的琐碎捆绑,如果不是女儿的玲珑心思,恐怕我就要错过这美丽的邂逅了。

我羞着脸,谦恭地在蜡梅树下,和女儿一同捡起掉落的蜡梅花瓣,暗许将它植入心壤。悄无声息地,我心底的愁云被吹散了。我端出有趣的心情,和女儿开始了一场“蜗牛式”的散步,我惊讶地发现,这山上原先被我忽略的花儿可真多啊!绿心黄蕊的不知名小花,岩石缝隙中探出小脑袋的荠菜花,兀自吹着口哨的紫色喇叭花,漂亮如星星的五瓣浅蓝小花,佝偻着身子却依然绽开笑脸的黄色野菊花,就连狗尾草都乐呵呵地竖着一朵毛茸茸的“狗尾花”……一种灵魂的雀跃,说来就来。

愿你我和孩子一样,永远不会忽略掉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那朵花。

## 当翻译

□南京 陈银健

大凡在家中涉及到英语的话题,我时常会被家人揶揄一番。上世纪70年代末高中毕业时,英语水平仅仅是识得26个英文字母,考入大学后,才正式接受到系统规范的英语学习。大学毕业后,在黄海之滨的派出所工作,整天与居民、渔民打交道,根本用不上英语,五六年时间一过,基本上都还给了老师。

不过,这并不妨碍我给外国人当过一次翻译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国家某部工作,因公需要置办富有中国特色的赠送外国友人的小礼品,便来到王府井百货商店。在一个摆满景泰蓝的柜台前,我停下脚步,仔细察看、挑选各类琳琅满目的景泰蓝花瓶、手镯之类的工艺品。与此同时,一个外国人也来到景泰蓝柜台驻足观看。无意之中,听到他在询问营业员什么事,营业员好像没听懂,回问外国人:“你说什么?”外国人又重复了两遍,营业员还是没听懂,一直在问外国人:“你说什么?”外国人说的长句子英语我也没听懂。看着一头雾水的营业员,外国人急了,指着一件景泰蓝花瓶连声说道:“money!”营业员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地答道:“什么?什么?”这时候,我反应过来了,对营业员连忙说:“钱钱钱!他问你这对花瓶多少钱?”营业员终于回过神来了,用充满感激的眼神向我致谢,立即用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写上阿拉伯数字。外国人满意地掏出钱包付款购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。在营业员包装花瓶时,外国人转过身来,对我连声说:“Thank you!”这个我听懂了,是外国人在谢谢我。我回答:“I'm sorry。”但立马感觉不对,他感谢我,我怎么还向他道歉呢?赶紧纠正回复:“Thank you!”这也不对呀,他谢谢我,我怎么又谢谢他呢?我的脑子快速回转到大学时代、回转到英语课堂,搜肠刮肚,怎么也想不到用什么句子回复外国人,但反过来想想,用“Thank you”回复外国人应该也不错,是我代表中国的一个老百姓欢迎他来中国旅游和购物,感谢他喜欢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。这样想来,窘迫的心又安了。这外国人“他乡遇知音”似的,又对我来了一句:“Sorry, where are you from?”这一句我仅听懂了“from”这个单词,外国人这不是问我从哪里来吗?我立即一字一句地回答:“I come from China。”转念一想,不对呀,我就在中国,怎么回答来自中国呢?立即补了一句:“from Jiangsu”。外国人微笑着点点头,竖起大拇指。这时,营业员把包好的景泰蓝工艺品递给外国人,外国人与营业员打招呼:“Thank you!”离开柜台前又与我握手并点头致谢,连说了两次:“Thank you!”走过了好几个柜台,外国人还不忘回头向我微笑挥手致敬。

事情已经过去34年了,至今想起来,我都很开心,也颇为自豪,我为外国人当了一次翻译,为王府井百货商店促成了一笔生意,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,自然也成了我“回击”家人揶揄我英语水平差的唯一鲜活事例。

俗话说:“小寒大寒,准备过年。”过了大寒节气,大家便开始置办年货。看着屋子里林林总总的年货,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,但隐约中觉得少了些什么,凝神想来,原来是酸菜。

新年里,大鱼大肉吃腻了胃,打开酸菜桶盖,一股酸味扑鼻而来。晶莹剔透的酸菜,与五花肉结合,酸爽可口,是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主食。大年三十的晚上,一家人围在面板前,唠着家常,包着午夜水饺。和好面后,在小面团上均匀地撒上面粉,轻轻一按。我拿起擀面杖,顺着面团中心向外侧均匀地发力,转一下,擀一下,如此反复几次,中间厚两边薄的饺子皮儿就诞生了。母亲紧接着挖一勺馅儿放入饺子皮儿中间,偶尔还会夹杂五毛钱硬币。然后双手沿着饺子皮儿由外而内地合拢按紧,一个精致而又坚实的饺子完工。在我的家乡,大年三十,吃到硬币的预示着新的一年顺风顺水。

临近子时,父亲会烧一锅清水,开锅后撒上些食盐。父亲说:“这样可以防止饺子挣破。”然后再将饺子放入锅中,水沸即止。父亲轻柔地用勺子反面轻推锅底的饺子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不一会儿,水复沸腾。再加入少许冷水,继续翻转。这样反复煮沸三次,饺子好似中气十足的排球,跃跃欲试地浮在面上,喷香扑鼻。加上沸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厨房,此情此景,就是对幸福最好的诠释。

盛出饺子,母亲总是嘱咐我,要时不时地晃动盘底,防止饺子粘连。父亲会把筷子下的第一个水饺,夹到我的碗里。并嘱咐我:“慢点吃,别烫着。”听罢,我的眉毛一挑,顺势向父亲做了一个鬼脸。一家三口笑得合不拢嘴。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大年三十,肚皮都要撑破了,也没有吃到夹硬币的饺子,委屈地不说话。母亲看了看我,自言自语道:“饺子不够吃,我再去包几个。”说罢,就跑去厨房了。不一会儿,十几个饺子出锅,母亲不容分说地把一半放在我的碗里,另一半和父亲分了。我继续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饺子,只听“嘎吱”一声,我也吃到带硬币的水饺了。瞬间,笑出声来。“好饭不怕晚,看吧,福气一直都在!”母亲笑道。

年夜饭

## 年夜饭

□河北石家庄 姜峰

俗话说:“小寒大寒,准备过年。”过了大寒节气,大家便开始置办年货。看着屋子里林林总总的年货,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,但隐约中觉得少了些什么,凝神想来,原来是酸菜。

新年里,大鱼大肉吃腻了胃,打开酸菜桶盖,一股酸味扑鼻而来。晶莹剔透的酸菜,与五花肉结合,酸爽可口,是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主食。大年三十的晚上,一家人围在面板前,唠着家常,包着午夜水饺。和好面后,在小面团上均匀地撒上面粉,轻轻一按。我拿起擀面杖,顺着面团中心向外侧均匀地发力,转一下,擀一下,如此反复几次,中间厚两边薄的饺子皮儿就诞生了。母亲紧接着挖一勺馅儿放入饺子皮儿中间,偶尔还会夹杂五毛钱硬币。然后双手沿着饺子皮儿由外而内地合拢按紧,一个精致而又坚实的饺子完工。在我的家乡,大年三十,吃到硬币的预示着新的一年顺风顺水。

临近子时,父亲会烧一锅清水,开锅后撒上些食盐。父亲说:“这样可以防止饺子挣破。”然后再将饺子放入锅中,水沸即止。父亲轻柔地用勺子反面轻推锅底的饺子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不一会儿,水复沸腾。再加入少许冷水,继续翻转。这样反复煮沸三次,饺子好似中气十足的排球,跃跃欲试地浮在面上,喷香扑鼻。加上沸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厨房,此情此景,就是对幸福最好的诠释。

盛出饺子,母亲总是嘱咐我,要时不时地晃动盘底,防止饺子粘连。父亲会把筷子下的第一个水饺,夹到我的碗里。并嘱咐我:“慢点吃,别烫着。”听罢,我的眉毛一挑,顺势向父亲做了一个鬼脸。一家三口笑得合不拢嘴。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大年三十,肚皮都要撑破了,也没有吃到夹硬币的饺子,委屈地不说话。母亲看了看我,自言自语道:“饺子不够吃,我再去包几个。”说罢,就跑去厨房了。不一会儿,十几个饺子出锅,母亲不容分说地把一半放在我的碗里,另一半和父亲分了。我继续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饺子,只听“嘎吱”一声,我也吃到带硬币的水饺了。瞬间,笑出声来。“好饭不怕晚,看吧,福气一直都在!”母亲笑道。

年夜饭

家庭相册

年夜饭